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六十九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瀆祀一 不祀二
逆祀三 雜祀四
雩禜五 禮六
雜祭七 祖軷八
功臣九 婦人祭十

祝史十一　尸十二

祭器十三　樽十四

爵十五　俎十六

籩豆十七　祭服十八

瀆祀一

白子路問諸夫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不敬則瀆祭主敬禮無瀆神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易曰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注見上宜順時而不數多矣以為苟在禮而或煩過猶不及祭以嚴終禮由煩亂苟有明信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季梁謂隨侯云云神其吐之吐之不歆也臨祭不惰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瀆于祭祀時謂不欽欽敬也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忘若思之貌褰如在之神禮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自曉至夕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其久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

為不敬大矣跛倚偏立不敬也他日祭子路與音預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美之也祭祀主敬禮不絜蘋蘩之誠是行秕稗之禮孔瀆神王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昭應令梁鎮上疏以為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三皇五帝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此復營造是謂瀆神終朝走巫祝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杜詩三年而禘不欲黷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韋述議祝肸蠁以怪談兮巫妖治而魅醉皮日休端憂三農祈穀帝自東都還說因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睢上祠此禮廢闊顧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之張說

不祀 二

白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夔子不祀祝融而楚滅之不祀忽諸

君祀無乃殄乎狐突謂申生曰相之不享於此久矣甯武子云鄫

舒不祀胥滅之路相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

子孫祭祀不輟 宗廟不享謂祭無益也紂也故君子之祭也

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不失其義者君

明其義故也言苟明祭義雖使人祭不失其義也孔宋務光上書宋務光神龍元

年大水務光上書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

地僻易蕪徒生荆棘 文粹張謂虞帝廟碑三湘南瀘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

四望莫修 文粹揚炯少姨廟碑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絃歌之地

逆祀 三

白傳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僖公是閔公庶兄繼閔公而立廟當在閔公下今夏父弗忌為宗伯以僖公年長又是文仲公之父阿順時君故升僖公於閔公上故曰逆祀

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縱逆祀 聽夏父弗忌躋僖公故曰縱也 君子以

為失禮禮無不順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既灌之後則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也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若義禮曰子游之徒祭者若義也若順也五廟本仁禮明昭穆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廟也四時首義孝備蒸嘗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也孔引僖公比陳貞節博士蘇獻上言請以中宗為別廟詔可孫平子上書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正文公逆祀陳京初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祠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邱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

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

雜祀四

白月令正月其祀戶祀之於戶內順陽氣也祭先脾春宜脾故祀戶祭之先進命有司祭風師　仲春祀朝日於東郊春分日也祭馬祖於大澤馬祖房星也　季春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先蠶天駟　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高辛氏禖官鸞佯故立祠馬以后妃祈男也　孟夏其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祀之於竈從

熱類也祀竈祭先進肺也大雩帝曰云云祭天祈雨命有司祀雨師西南也於國城祀皇地祇仲夏夏至日祀之於方丘命有司祭先牧用剛日於大澤季夏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中室也祭霤先進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祀門順陰氣出也祀門先進肝仲秋祀夕月於西郊秋分日祭也命有司祭馬社於大澤用剛日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行道也陰氣盛寒於外去故祀之於道也祀道之俎先進腎命有司祭司寒於北郊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禄於國西北仲冬命有司祭馬步宋大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郊之外以禳火禳火於玄冥回禄水火二神鄭火災祈于四墉祓除

火災禮也皆謂祭也五祀門戶竈井中霤也自天子至大夫皆祀夫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寶祠晉書陳寶祠秦文至今七百餘歲漢興世世常祭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真祠而見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遣太祝祠以太牢

奏請立王母祠酒泉太守馬岑上言酒泉南山即崐崘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也

遺愛立祠後漢王煥為洛陽令卒人思之為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絃歌而薦之

利人立祠後漢許陽偉君為都水掾修鴻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太守鄧晨於都官為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皆祭祀之

于公

祠于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生祠號云 生祠後漢淳于臨聚屯灊山揚州牧攻之不能克陳衆乘單車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立生祠號曰白馬陳從事 又韋義為廣都長張渙為武威守任延字長孫為九真守杜軫字起宗為池陽令百姓皆立生祠 遠方神祠史記郡縣遠方神祠民各自奉祠不令於天子之祝官 蚩尤漢令祝官立蚩尤之祠 九天巫祠漢九天祠者皆以歲時祠宮中河巫祠河于臨晉南山巫祠南山 祠黃石張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具伏臘門 詔祀先賢漢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歲祀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也 祀先賢任延長孫會稽都尉先遣饋祀延陵季子 遺愛祠賈逵梁道為豫州刺史及卒魯人思之為刻石立祠詔追美云云 近墓立祠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立廟向充曰順人

心則黷而不典若百姓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宜
因近其墓立祠於汾陽人欲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
詔從之

祀皐繇　晉禮志云故事祀皐繇於廷尉新禮移祠
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故事以社日新
禮改以孟秋以應秋政摯虞以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國
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
獄之成不在律令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太學
律署畢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又祭用仲
春義取重生改以孟秋以應刑
殺理未可以相易宜如舊制可

孔祠堯舜禹　褚無量帝
詔無量祠
堯平陽宋環祠舜蒲坂蘇頲
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

建陵廟　陳貞節為拾遺初
隱章懷懿德節愍
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守卒
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
詔有司為立廟
戴青卒以第舍陋不
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請立七廟　裴炎后已持政武承嗣
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

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

立廟以祀孫儒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立廟以祀

立廟梨山李頻出建州刺史卒父老為立廟梨山歲祀之

雙廟巡遠睢陽至今祠享不絕號雙廟云

歲時致祭文粹呂才東皐子集序立杜康廟歲時致祭以善醞府吏焦革配焉

翦林遷神祠韓愈合江亭詩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杜甫詠懷古跡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杜甫詩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先主廟

祠堂像倂真擢玉紓煙鬟韋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韓炭谷詩

女巫澆酒雲

滿空玉鑪灰火香鼕鼕寒雲山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颸風李賀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酤王維巫山神女迎神歌辭村依野廟壖杜甫詩蟲書玉佩鮮燕舞翠帷塵湘夫人祠同上立祠受降城張仁愿後人思之乃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青松古廟存李白尭祠詩尭沒三千歲青松古廟存乾封元年幸曲阜祠孔子如亳州祠老子高宗本紀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杜甫諸葛廟祠宇毀頓韓愈祭文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主不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修而作之叢祠古木疎谷口寒流靜叢祠古木疎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肹蠁巫言報精誠禮物餘柳宗元韋使君祈雨從至祠下口號革

去狹陋恢閎棟宇同上太白祠碑革去狹陋恢閎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神實在前敬恭跪起杜牧祭百神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截無愛牛羊天下聞命奔走承事同上祭百神齋齋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啟毛餚羞具潔罔有不備步及神宇踏足屏氣同上突厥事

祆神酉陽雜俎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為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雩禜五事具旱門

白周禮地官舞師教皇舞旱暵之事稻人旱暵供其雩斂斂發斂也禜門用瓢齎甘瓢去柢為樽旱暵則舞雩女巫之職雩禜祭

水旱也禮 龍見而雩傳 穀梁一時而言不雨有志於人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古人重請請道去讓孔雩祀王仲邱沂州琅琊人開元中歷左補闕時典章差駁仲邱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義即上言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雩于興慶宮德宗貞元十三年四月壬戌雩于興慶宮 祈禳禜雩皆有準程柳終南碑 柳子厚禜門文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沴以祐成績淫雨斯降害于麰麥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休徵未獲敬用黜齋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 冬至及孟

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禮志旱甚則修雩唐六典禮部旱甚則修雩秋分以後雖旱不雩雨足皆報祀若州縣則先祈社稷及境内山川若霖雨則京城禜諸門門别三日每日一禜不止祈山川岳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若州縣則禜城門及境内山川而已同上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配以五人帝命樂工習盛禮舞皇舞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若旱暵則女巫舞雩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出杜佑通典正觀雩祀於南郊顯慶禮于圜丘

禮六

白記曰伊耆氏始為蜡（古天子號）蜡也者索也（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周十二月建亥月也萬物功加於人者之神皆求以享報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季冬天子乃禮百神於南郊為來年祈穀於天宗（神農后稷句芒田畯岳鎮海瀆邱陵墳隰鱗介羽毛之類天宗日月星辰）命有司脩祭禽之禮（謂先蜡日獵禽獸以供禮祭）昔者仲尼與於蜡賓（在助祭之中）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歎其祭不備也）仲尼之歎蓋歎魯也　天子大蜡八（所祭有八神）古之祭者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

其食田豕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使人謹於財用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若狂皆醉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言人皆勤農有百日之勞今日使之飲酒燕是君之恩澤也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展必報之義觀若狂之歡　八神一日擇吉日祈來年福周禮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謂方物老成息其老物吾則從周闕以禮文子將歠魯䣛韋大宗伯以以息勞也

齵韋祭四方百物注齵而磔之謂磔及䄍祭也䄍辭郊特牲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澤注此䄍辭也黃衣黃冠以祭息田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於蜡遣使戴草笠貢禽獸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放因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馬及發冢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過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明使汝等如此長文之過也蜡節慶祚歸就之上下善相憐樂過節還當為汝思他理郡吏惶懼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

祠竈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嘗臘日晨炊祭竈神見形子方再祀之以黃羊家至巨富

孔順成之方其䄍乃通柳宗元䄍說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䄍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合百神于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

部戸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甞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䄍乃通若是古矣

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 同上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故嘆而云也

神農伊耆 少牢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田畯五岳四鎮海瀆日月方以犢二星辰以降方皆少牢五井泉皆羊一禮志

䄍祭百神大明夜明在壇上 神農伊耆各在壇下后稷在壇東五官田畯各在其方水墉坊各在其方壇之後同上

䄍之義 自伊耆氏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樂以蕢桴土鼓夏后氏更名曰嘉平殷更名曰清祀周因之復名大䄍以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䄍辜祭四方百物䄍之神有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農四曰郵表畷五曰猫虎六曰防七曰水墉八曰昆蟲索鬼神而致百物通典季冬寅日䄍祭百神于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俎簋甒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臣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鱗羽臝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猫虎及龍鱗朱鳥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簠簋甒俎各一䄍祭百八十七座唐通典若其方不登則闕之其儀具開元禮同上

白膢漢書膢五日注貙虎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以此出獵祭宗廟又後漢蔡邕曰猛獸以立秋日還母王者以此日祭也醻周禮族師春秋祭醻醻者為人物災之神又漢文紀醻五日司寒禮孟冬祖司寒於北郊也又傳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又祭司寒而藏之謂藏冰也司寒元冥北方之神

敬而祭之晉孔愉字敬康著信鄉里後忽捨去皆謂之神人為立祠建興初始立孔設壇

漳南祭建德劉黑闥實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寖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杜

康祠王績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草木悽悲文粹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李華弔古戰場文立廟睢陽巡遠立廟睢陽歲時致祭河

瀆親家乾䐇子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激流毀埤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木生埤上遂成

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瀆親家翁

祖軷八

白周禮大馭掌玉輅以祀及犯軷軷山行王自左馭馭下祝下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封土為山象以蒲蒭棘栢為神既祭以車轢喻無險難也及祭酌僕之右祭兩軹軹轊也祭軌乃飲軌當作範車前軾儀禮聘禮釋幣于出祖釋軷祭脯酒乃飲其側　詩曰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　仲山甫出祖祖範軷之祭又曰韓侯出祖　傳曰夢襄公祖昭公將如楚夢襄公祖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適楚矣故祖以道之

車軸折漢臨江王被祖於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果如言黄帝子舊說黄帝子纍祖好遠遊道死故後祭為神道也孔駕轢軷而行禮志其詳見通典天子出通化門釋軷而入壇禮志籍田祖軷將臨柳宗元夙駕東祖征祖軷將臨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唐顔師古注漢書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黄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車駕出日右校先於國門外委土于軷注軷為山象也又為瘞埳于神座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太祝布神位于軷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刳羊郊社之屬設罇罍篚羃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置幣於罇所駕將至太祝立於罇洗東面西向祝史與執罇罍篚者俱就罇罍所立太祝再拜詣罇所取幣進跪奠於神座興還本位進饌薦脯於神座前加羊於軷西首太祝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

酌酒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讀祝文訖太祝再拜還本位少頃太祝帥齋郎幣爵酒饌物牢人舉羊肆觧之太祝并載埋於埳寘之執罇者徹罍篚席駕至樴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左執轡右受酒祭兩軹及軌前乃飲受爵而退遂驅駕轢上而行通典

功臣配享 儿

白爾祖其從與享 書 周禮有功者書於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 詔告神以辭死則烝先王祭之 左傳趙簡子祀董安于於廟 智伯彊請趙簡子殺安于安于曰我死晉寧趙氏定矣乃縊而死故趙氏祀之 祀曹真於太祖廟 魏志 又祫太祖廟祀功臣二十一人 孔擇古名将十人配享武成廟

闕播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傚孔子播奏太公古賢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

示報德也柳宗元監察使壁記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

生宏佐命之道杜甫朝享太廟賦生宏佐命之道死配鬼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善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卨代天之工為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曾何以措其觔力與韜鈐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卯若斯之盛而已

配享太宗廟庭屈突通房玄齡高宗李勣馬周睿宗劉幽求蘇瓌玄宗張說代宗郭子儀肅宗苗晉卿裴冕德宗李晟憲宗裴度

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礿祠蒸嘗四

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馬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通典

婦人祭　十

白毛詩采蘩夫人奉祭祀不失職也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被之僮僮竦敬貌皆婦人助祭也祁祁舒遲貌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誰其尸之有齋季女毛詩餴饎濯溉助祭記曰君在階夫人在房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夫人薦豆執授豆中央直也授之執鐙鐙豆下跗副褘立于東房君制祭夫人薦盎制謂朝事君薦骨膋

割牲夫人薦籩豆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傳曰行潦之蘋藻季女尸之敬也孔抗言不可蔣欽緒中宗始親郊祝欽明建言皇后當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狥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享先蠶見后桑蠶門以皇后為亞獻祝欽明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暉陰迎韋后意謬立議后宜助祭帝果用其言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引豔妻郊見上帝祝欽明贊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豔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祚不終瓀瓀衡笄翬翬褕翟唐文粹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瓀瓀衡笄翬翬褕翟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祝史十一　嘏附

白宗廟本仁祝嘏首義鬼神饗德辭說貴誠祝史正辭信也季梁曰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季梁曰左傳薦信晏子曰祝史薦信是言罪也無愧辭叔向曰范武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神聽明正直　監德觀惡國將興神降之監其德也國將亡又降之觀其惡也害盈福謙監德觀惡乞靈必由乎明德徼福不在於愧辭黍稷馨香叶于明德牲牷肥腯奉以正辭修其祝嘏禮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祝嘏辭說藏於私家非禮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

求永貞一曰順祝順豐年二曰年祝求永貞三曰吉祝祈福祥四曰化祝弭災兵五曰瑞祝逢時雨寧風旱六曰筴祝遠罪戾甸祝掌表貉之祝號甸者謂田以習兵之禮故爾貉祭音陌欲獲之多宗祝在廟詩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工祝致告傳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晏子為齊侯言人怨皆詛上祝不能勝兆人詛善祝尸祝不越樽俎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之間而代之矣嘏之禮徧取黍稷牢肉以授尸也量人授舉斝斝當為嘏周禮卒爵飲之酳尸尸嘏主此卒爵儀禮啐酒進聽嘏嘏長也大也授尸以長大之福宜稸于房變黍言稸欲重

稼也

嘏辭曰　宜稼于田眉壽永年　**詔祝於室孔祝署嗣皇帝**　顏真卿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　**柳宗元貞符詩曰**　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鉛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乃一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　**淫巫愚祝**　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都將親征蘇源明上疏極諫曰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芀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本傳

十二

尸

白周禮尸出入奏肆夏　**周坐尸**　殷無事則尸立有事則坐　**坐尸於**

堂禮尸必式乘以几尊之 尸出廟入朝必蹕蹕止行人卿大夫士皆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也 迎尸 宿尸 妥尸妥下坐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入廟門内則全於君尸以入廟為尊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尸則取於同姓可尸諛君與卿餕尸也諛起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 孔象其生極其教皮日休正尸祭尸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其生極其教也象乎酢尸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酳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

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

象其死窮其思

同上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

肆夏

文粹皮日休補九夏歌肆夏章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迎神之穀得神之祜

愔愔清廟儀儀袞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祜皮日休補九夏歌

虞夏商周不變

李華卜論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

尸神象也

祭所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后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通典

尸之遺法

同上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

白陳其宗器宗祭也簠簋既陳籩豆有踐書曰作繪宗彝繪畫也宗彝宗廟彝器也彝器 器貢周禮器貢謂貢宗廟之器滌濯謂溉祭器也周禮云閭胥供祭器閭胥司徒之屬官也器謂簠簋鼎俎也度程月令孟冬命有司效功陳祭器案度程無作淫巧以蕩上心效功考其器也度大小也程所容也不鬻禮曰宗廟之器不鬻於市君子雖貧不鬻祭器 不假禮大夫祭器不假 祭器敝則埋之 為先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不踰境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也 掌蜃供蜃器之屬飾祭器之屬可以白器鬯人主四方山川周禮辨六彝以待祼將六尊以待祭祀也 展

器告備司烜供明粢明水也滌粢盛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以多為崇以節為禮醆斝諸侯則用時王之器敬則用祭器賔客來加敬者可以用祭器也四璉　六瑚　八簋　梡嶡　周禮內骨外骨卻行連行紆行以脰鳴注鳴旁鳴翼鳴股鳴胷鳴謂之小蟲為雕琢刻畫祭器為雕琢庶物也　國語欒武子其官不備宗器孔不飭顏真卿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　祭器視物所宜韋縚傳賔客崔沔議曰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羮古饌也盛以㽅㽅古器也和羮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交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

稱也潔于壇堂之上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柳宗元監察使記私習簠簋元和聖德詩掉棄兵革私習簠簋器皿觕弊不能嚴清韓愈祭神文物有品器有數韋縚傳張均韋述議曰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舊矣簠簋甑俎皆一許敬宗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乃踰於天請以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甑俎皆一小祀無甑詔可唐史韋叔夏傳奉禮郎凡祭器之位簠簋為前甑鉶次之籩豆為後六典

樽十四

白易曰樽酒簋貳一樽之酒一簋之食言其約也周禮冪人以疏布冪八樽畫巾冪六彝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畫巾者宗廟可以尚文畫者畫為雲氣大罍瓦罍杜黃禜門用瓢齎瓢割去柢以齎為樽樽彝為上罍為下也

司樽彝掌六樽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祀夏礿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鄭云舟樽下臺若今時承盤子秋嘗冬蒸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斝讀為稼畫禾稼也黃彝黃目樽朝獻用著樽饋獻用兩壺樽著樽者著略樽也或曰著樽著地無足也明堂位曰著殷樽也皆有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用虎彝蜼彝畫之為飾也蜼讀為虺

皆有舟朝踐用大樽再獻用兩山樽皆有罍凡四方山川用蜃廟用脩裸用概凡疈用散皆漆 犧樽鏘鏘 詩記曰五獻之樽門外缶門內壺君樽尾甒樽用犧象 周小罍 夏后氏 黃目 黃者中之色目者氣之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 傳曰犧象不出門 魯壺 周靈王與士文伯宴樽以魯壺 白獸樽 晉書設白獸樽於殿廷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猷直言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戒也 孔黃金樽行酒 田令孜置酒食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 常滿樽 李元素為武德令刺史李文暕調民黃金造常滿樽 玄酒 太古未有麴糵汙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宗廟加籩豆議崔沔 殁廟配樽斝 韓愈晚秋

鄜城聯句樽俎蕭蕭杜甫南郊賦樽俎既陳肴羞惟時韓文樽爵静絜同上南海廟碑奉禮郎凡樽彝之制十有四祭祀則陳之一曰太樽二曰著樽三曰犧樽四曰象樽五曰壺樽六曰山罍七曰概樽八曰散樽九曰山樽十曰罍樽十一曰雞彝十二曰鳥彝十三曰斝彝十四曰黄彝有事于神祇則用太樽至于山罍有事于宗廟則春夏用雞鳥之彝秋冬用黄斝之彝星之外官用概樽岳鎮山林川澤用𪉲樽衆星丘陵以下用散樽唐六典

爵十五

白周禮王爵　儀禮主人洗廢爵爵無足繶爵虛爵以爵拜者不徒作言拜就爵者不徒起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媵送媵爵

坐尊爵 記曰宗廟之禮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以小為貴也 夏醆 殷斝 周爵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借君 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羞為爵設 容爵居左酬賓爵也 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三爵皆食爵也 康爵詩酌此康爵以奏爾時 孔祀欽明言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祭天不祼則九嬪贊瑤爵宗廟稱大祭祀也 捧爵是醮五帝坐壇百神立坫鬼嶷肹蠁捧爵是醮杜牧黃州祭神文 執持甚難文粹今酌獻酒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崔沔 貴者獻以爵文粹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

之節儉宗廟加籩豆議韋述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韋縚禮有以小為貴獻以爵是也崔沔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儀不待議而革去三爵諠譁李景伯中宗宴侍臣使酒酣令各為迴波詞衆皆為諂佞之詞至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舊史

俎十六　徹俎附

白取俎進俎不坐記凡為俎者以骨為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

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不射登俎謂祭用也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主人自致其醬則客徹之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各居者一食之人一人徹為聚食也凡燕婦人不徹質不備禮凡羞俎者則於內也俎祭孔伏身俎盤閭朝隱后有疾令往祀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后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淚落入俎戚見容色淚落入俎韓愈元和聖德詩鐏俎既陳上巳日燕太學詩序禮數不同鐏俎異爭持酒肉來相饋禮數不同鐏俎異韓桃源圖雕俎靜嘉初筵循平雕俎靜嘉劉禹錫武陵北亭記寇生幽陵文粹舒元輿國庠記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

房俎斯薦賀知章祭地迎俎樂章粢盛以潔房俎斯薦棊布盧從愿樂章太簇角品彙咸亨別俎棊布有飶張說祀天迎有飶章俎豆有飶潔粢豐盛薦俎登鉶劉禹錫低簪委紳薦俎登鉶俎入之後接神亦如之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為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徹豆凡祭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樂志禹雕其俎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載肉于俎柳送韓存義序盈實芳俎盈實源光裕送神顏回捧俎豆杜牧俎豆有馨齊戒豐潔俎豆有馨張說開元樂章有豆孔碩蠲我漸糟潔我骭薌有豆孔碩為羞既藏賈曾樂

籩豆十七

白于豆于登　籩豆靜嘉　籩豆有踐（並詩）書曰駿犇走執籩豆（謂來助祭）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朝事血腥）其實𪏆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薦熟時也）其實棗栗桃蓁（蓁乾梅）加籩之實蔆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　禮記薦用玉豆雕篹（篹籩屬）揭豆　獻豆　楚子入享于鄭加籩豆六品　傳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辭曰下臣得享不過三獻請徹加然後入卒事晉人以為知禮）卮酒豆肉孔齋娘奉

籩豆（祝欽明帝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籩豆）歲豆時籩（唐文粹李庾西都賦）寧覲俎豆之容（炎京代序寧覲俎豆之容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序楊烱）少鯤鱬遺脩莫不備俎豆（柳宗元漁者對）時饌通於宴享賓客（文粹釗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寶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享賓客加籩豆議崔沔）盡天下美物（文粹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後矣同上）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張灼等議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宗廟籩豆皆加十二（韋縚二十三年敕令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共議縚乃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杜甫衡山文宣王廟）鼎臑俎胾

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柳文平淮夷雅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

立祠黄溪記同上凄凄陳述聖披褐鉏俎豆李賀贈陳商有楚其豆柳宗元祭

文上乾豆以登謌杜甫享太廟籩以石鹽稾魚棗栗榛菱芡

之實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粢唐禮志豆以韭葅醓醢菁

葅鹿醢芹葅兔醢筍葅魚醢脾析葅豚拍飽食糝食同上

中祀之籩無糗餌粉餈豆無飲食糁食小祀之籩無白餅黑餅

豆無脾析凡用皆四者籩以石鹽棗實栗黄鹿脯豆以葵葅兎醢菁葅鹿醢用皆

二者籩以栗黄牛脯豆以葵葅鹿醢用皆一者籩以牛脯豆以鹿醢太官令凡冬至圓

丘之祀昊天上帝珍羞令掌供庶羞之事丞為之二以籩豆各十二六典實籩豆陸産之品曰榛栗脯羞水物之類曰魚鹽菱芡膳部州縣祭社稷釋奠每座辨其名數會其出入同上籩豆各八簠簋俎豆如上同凡郊祀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瀆及享宗廟百上神在京師者所用籩豆簠簋鉶㽅俎之數魚脯醯醢之味石鹽菜菓之羞並載於太官令州縣所實之物如京師之制同上

祭服十八　事具衣服門

白祭服敝則焚之　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記

曰衛柳莊疾病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者社稷之臣也聞其疾請往至則不釋服而往

遂以襚之

郊天 晉輿服志漢制二歲五郊天天子以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服執事者服常絳衣以從魏已來名為五時服正給四時秋服三年而一易

入廟服 又云公特進列侯卿大夫世婦夫人紺繒幗簪珥入廟自二千石夫人至皇后皆蠶衣為朝服

絮巾 魏志管寧字幼安徵不起每四時祭祀輒著絮巾故在遼東有帛單衣親薦饋饌跪拜成禮者也

孔天子之服十四 大裘冕祀天地衮冕踐阼饗廟鷩冕有事遠王毳冕祭海岳絺冕祭社稷饗先農元冕蜡祭百神朝日夕月唐志

藏天子祭服 百官志太常寺凡藏大享之器服有四院二曰御衣院藏天子祭服

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 杜甫南郊賦

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 車服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被衮以象天戴冕藻有十二旒

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服裘可也季夏迎氣龍見而雩如之何可服故歷代唯服衮章漢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制祀天地之服天子備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衮冕大裘

請循歷代故事諸祭皆用衮冕

又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按令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亞獻皆服衮孤卿服毳鷩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多非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為節以法天烏有四旒三章之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是貴賤無分也若降王一等則王服元冕羣臣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用矣猶祭祀之有尸侑以君親而拜臣子哲族姻氏之職不通行者蓋多故漢魏承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服五品之服請循歷代故事諸祭皆用衮冕制曰可同上

凡冕服及爵弁助祭則服之

唐六典凡冕服及爵弁助祭則

服之若私家祭祀三品以上及襃聖侯祭孔子皆服
元冕五品以上服爵弁六品以下通服進賢冠之服

白孔六帖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郭瓚

白孔六帖卷七十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叙官一 官班二

爭長三 三公四

宰相五

叙官一

白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列貴賤者存乎位易 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書官設居方各設官使居方

慎簡乃僚俊乂在官 無曠庶官德懋懋官 允釐百工

理亂在庶官 策名 黄帝以雲紀故為雲師 炎帝

以火紀 太皡以龍紀 少皡以鳥紀故為鳥師以鳥名為官名也

執秩晉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作秩者 身之所庇謂大官大邑也入財為官

馮翊以黄覇入財為官不署右職 頒官分務 官修其方 景詒曰夫吏

者人之師表也車服宜稱 爛羊後漢更始所置官多羣小長安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

頭封狗尾續晉趙王倫篡位取皆屠沽人人争功官皆列侯 濫授珥貂蟬者二百餘人時人語曰貂不

足狗尾續（小注）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狼牧羊（楊泉物理論武士宰民猶使狼牧羊鷹養雛是以人主務審官）人代天工（賢為國寶）官執人柄　官無滯事　寅彼周行　策名委質　善於其職　當官而行　委之常秩　官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授方任能　政有經矣　為大政酌於人　百官承事　簉仕　有位於朝　官不易方（方業）官庀其司　官人國之急也　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　陳力就列　熙帝載（亮天工）釐王爵　朝行　命秩　設官分職（周禮）干祿及門（仕進之門）將仕　然後官之（大司馬辨論材然後官之

各揚其職揚舉官壞禮政荒民散智效一官莊子守道不如守官聯事屬官孔併省外官張延賞時議遣劉元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即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戸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尉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内外始怨列傳五十二百官分職上下相維崔沔沔既善論得失或曰今中書舍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祿耶唐書列傳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杜佑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皐陶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戸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

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隋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

設官各以其事治杜淹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問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為官擇人戴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司此非為官擇人為人求治之術映等重其言

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

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唐百官志

斜封官 安樂公主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特進榮亞三台品居第二 李德裕贊皇一品制集特進榮亞三台品居第二自非學深張禹功重竇融則何以膺是寵章允茲瞻望

文試效官武閱守禦 薛登疏

超資越序 曾無難韓永貞行

歷臺閣顯級 張洪靖少有令問歷臺閣顯級

宦海 仙傳拾遺曰顏真卿舉進士登甲科有道士謂曰公有青簡之名金骨可以度世上補仙宦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

要官華使 唐史劉晏要官華使多出其門

重官累使 唐史宇文融贊

高官厚秩 龜茲傳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

官班二 失位附

白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不守其位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傳） 易則生亂（過則有刑） 登降有數 序守（各以序守） 名愆（禮謬）

禮順官邪（由官邪也） 所宜守以等威（豈可易其紀律） 苟無區別（則有覬覦）

表儀爵命 正其服位（周禮） 修其班制（禮） 苟命數之或乖（於禮容而何取） 九命之數（自上公至下士周禮） 禮命（周禮） 等衰（等列）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 以儀辨等（則人不越周禮） 名以器分（禮由位敘） 慎守（官） 恪居（官次）

常秩（彝憲） 命秩 列官（分職） 正位（正上下之位） 正辨爵之義（傳傳）

曰朝有著定 著定列位之所 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貴賤有等 禮 禮辨等列 十等 傳人有十等 九儀 九命之儀 書曰天秩有禮 有尊卑之禮 引之表儀 傳 何以卑我 奚獨後予孰能宗予 小宜事大 卑不降尊 賤宜事貴 少不陵長 同儕 異數同等 降尊就卑 下陵上替 貴貴 禮貴貴為其近於君 序從 禮 以端 端正也 禮 貴爵 禮夏后氏貴爵而尚齒 無序 立而無序則亂於位 易班辨位 易亂也 抗禮 周班 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任齒 魯公謂薛侯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鄭忽 憑怒我先 於 孔張 懷慙於容 後 韓信 羞絳灌為伍 彭寵 恥吳耿同行 將後鄭忽 乃長滕侯 既同列爵

於朝亦何進人以禮不敢與任為齒未可黜朱於朝王爵國章朝儀犯

貴比肩雖九儀之辨貴宜三命而益恭通班不列隔品品制班次高卑殊

品拜揖異儀以貴下賤雖聞於昔賢降尊就卑恐違於今制情非自下

禮豈得中官以命分位由序守孔張失位傳鄭伯享韓宣子起孔張失位後至立於客間

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懸間客從而笑之君子立不易方易齒位相序周禮

設儀辨位　正朝廷之儀辨貴賤之位錯立周禮禁錯立族談者朝以

正班爵之位傳序當其次　會有表表亦位也廉頗恥在藺

相如下　後來者居上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雜居齊齒

屏風分隔後漢鄭宏字巨君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宏曲躬自卑帝知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遂為故事

尚齒禮曰朝同爵則尚齒

孔序班通乾觀象門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序班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閤門亦如之夾階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如殿庭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書省官為首唐儀衛志十三

班行再肅穆韓愈江陵詩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

亂班唐臨再遷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

朝陪香案班元稹朱紫相參差

寄隱客詩况逢多士朝賢僞若布碁班行次第立朱紫相參差同上

爭長三

白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長幼之節　敬長　少不凌長少長有禮人猶犯齒　一日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慮以下人　相下自尊忘彼肩隨務茲心競序齒比肩序齒燕毛何以卑我奚獨後予孰能宗子小宜事大卑不降尊同儕　晉鄭同儕商周不敵滕薛之爭絳灌之恥尚齒見官班門序從序進下凌上替降尊就卑將後鄭忽乃長滕侯任齒滕薛

爭長公謂滕侯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以敬事長則順見孝經序無序禮立而無序則亂于位也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謂康叔冉叔之兄有五人皆無官也有儀抗禮失儀周班魯人以周班後鄭鄭忽以有功也怒亂行辨位我先人下禮繆辞游禮順　而與我齒將不汝容廉藺藺相如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而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屈節下車避頗頗乃負荆謝罪恥同列貴詩公遠舉漢中王遣詩拜關侯為將軍侯關黃忠為後將怒曰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曰蕭曹親舊而陳韓忠命在上云云侯悟乃拜不可以後之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莫能相下也子皙伯有孔郭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郭崇韜與宦者

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

太宗即位第功班賞 以杜如晦等功第一餘皆以次叙封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元齡等以刀筆吏更居第一臣所未諭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今元齡等功第一此蕭曹所以先諸將也

商周不敵晉鄭同儕 白居易判

德非心競禮失肩隨 同上

三公 四

白論道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書十一

鼎司 三公者鼎足之輔漢書

神化丹青 天設三光以照明天子立三公以明理故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

之丹青也　四輔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注云大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書九
鹽鐵論

三公德成官正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禮六　三台三星三公之象　三槐三公位也周禮九　三公上應台宿後九

上公庸建爾為上公書七　司分鼎足位列台階　五嶽三公象五嶽禮演圖　中輔又云三公為中輔

贈刀呂虔有佩刀工相之當為三公虔以贈别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必為害以子有台輔之量故相贈後祥果為太傅晉三　父子司馬孚為太宰其長子為司徒父子居上公自中代未之有也晉七

八命王之三公八命周禮　乘輿上殿黄初七年以鍾繇為太傅華歆為太尉竝以老疾詔乘輿上殿後三公有疾多以為故事魏十三　黑頭諸葛恢為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明府當作黑

頭三公指司空冠曰後著此冠也晉四十七

七為 胡廣仕為三公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後三十四

王祥不拜 王祥荀顗往謁晉王祥曰三公與王相去一階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輒拜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愛人以禮及至顗遂拜而祥獨長揖而已晉三

何曾拜 曾字穎考與高柔鄭沖同為三公謁晉王曾拜晝禮二人長揖而已同上

領兵 舊制三公領兵皆交戟及頸後前太祖將討張繡入覲天子始復此禮魏志

臨軒懸樂 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下有司奏非祭祀宴享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言凡敬其事則備禮禮備則有樂晉志十一

相 陶侃士衡有善相者謂曰君左手中指有竪文理當為公若徹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刺之血灑壁成公字晉三十六

折臂 人相羊祜先人墓當有受命者祜掘斷地勢相者曰

猶當出折臂三公俄而袪墜馬折臂位至三公晉四鼎足承君彭宣云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不案吏邴吉事見上注前四一孔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唐百官志故事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賛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唐張延賞傳位三公不可辱於賊李光弼史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趍河陽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始光弼將戰内刀于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本傳三三公不居宰輔惟王思禮一人王思禮上元元

年加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惟王思禮一人而已唐列傳烏氏三公一人重允

唐宰相世系表王氏三公二人營州有思禮河内有智興同上

公亢極本待勲臣其間或用時賢皆是元老李贊皇品制集

宰相五

白阿衡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言湯所依倚而取平也衡平也補袞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言能補君之闕股肱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作礪濟川舟楫作霖高宗謂傅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歳大旱用汝作霖雨麹糵鹽梅若作酒醴爾惟麹糵若作和羮爾惟鹽梅啓沃啓乃心沃朕心翼戴天子　二八

八元八凱立身於二八致君於三五致君堯舜伊尹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媿耻若撻于市執政柄　鬷嘏言總大政實執人柄而圖吾君以相予位國政之所圖也　實相以濟翊萬樞納百揆佐命　注意漢陸賈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周召蕭曹　以道佐人主老子社稷臣　具瞻光輔爾光輔予一人保衡伊尹也言天下所取安也垂拱仰成言天子垂拱仰之而成化良弼書曰夢帝賚予良弼良臣惟聖言此良臣乃成聖德當唐虞之聖繼夔龍之功當堯舜之朝居蕭曹之任當三五之朝居二八之位左相右相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問牛邴吉為丞相見牛喘問之以為陰陽不和也夢得高宗夢得說曰夢帝賚予

良弼乃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尚書 曠位 危而不持顛而不安扶則將焉用彼相

用彼相 見上 死 君之卿佐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三相 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施愈博禮愈恭故三相而無罪也 開閤 公孫宏為漢丞相開東閤以招賢 謝病 王陵周勃謝病

杜門 乞骸 韋賢張禹為丞相並請老乞骸骨賜金百斤 出征 張儀相秦將兵二十萬隨金牛道伐蜀 又 漢文帝時匈奴入北地丞相灌嬰擊之 父子 韋賢及子元成並為漢相平當子平晏亦並為丞相故漢代父子為相稱韋平 代 蕭何為相曹參代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又 范雎奪穰侯印而代之穰侯魏冉也並為秦相也 鎮撫親附 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卿大夫各得任於其職也 輔相彌綸 易彌綸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鼎鉉易鼎黄耳金鉉爰立作相熈庶績弼一人裁成寅亮天下弼予一人萬邦為憲秉國之鈞詩黄閣漢舊儀丞相聽事門曰黄閣不案吏邴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案吏遂為常不滿萬錢不移書漢薛宣為丞相府例不滿萬錢不移書百揆時序五典克從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巖廊充位張湯為大夫用事丞相充位而已親小事諸葛亮相蜀自校簿書丞相主簿楊顒字子昭諫曰為理有體上下不相侵明公不亦勞乎亮謝之務行故事魏相弱翁為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施行漢初名臣所奏前四十四孔佐天子總百官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

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常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唐百官志

其名非一

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它官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

平章事

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於此起

同三品

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它官居職者猶假它名如故自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

同東西臺三品

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

平章事入銜永淳元年以黄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議事於政事堂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

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它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

不於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劉崇望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守信反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

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闕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於帝前殺賊取功而茍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其力

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嫚天子澐 許圉師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為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圉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謝之圉師掩不奏為人告摘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圉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嫚天子澐臣文吏何敢然帝曰嫌无兵耶敬宗因劾抵遂免

金甌覆宰相名 崔琳初元宗每命相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阿匿取容無所薦達 楊再思居宰相十餘

年阿匿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者毀之所喜者譽之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癡宰相

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尒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軍國重事宜共平章

竇懷貞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

宗紀

宗楚客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

不為士議諧可

王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乾元三年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顧治璵望輕不為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尊意他議不能奪

宰相文武兼

張仁愿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

三品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不減堂饌 張文瓘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

脂韋自營 蘇味道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

謹身諄諄自全 豆盧欽望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淫竊間王室戮忠戚觖冀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

坐政事堂終日不休 崔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謹坐政事堂終日不休偃尤護細緊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求垢索疵不入死不肯世人畏鄙之

陳書傳善言 周允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

詔陳書傳菩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相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誡安得為過

狄仁傑

請還廬陵王

狄仁傑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召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時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議論諄諄必傳經義

郝處俊自秉政在帝前凡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

每以用人為先

朱敬則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

取日

虞淵洗光咸池　狄仁傑賛曰武后乘唐中衰操生殺柄刼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明達有謀　王摶昭宗拜右僕射遷司空初中官權威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臣不平構藩鎮内脅天子摶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閹人盜威福偪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允與摶並位素忌摶明達有謀即劾摶為中官外應

父子並為宰相　韋嗣立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黄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

大事當白　陸元方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

宜幹樞近　陸象先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

真宰相杜景佺載初元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華示宰相以為祥衆賀云云景佺獨曰今草木黄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惟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

言禄山反韋見素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禄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悦謂國忠曰禄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禄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且陳禄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禄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其詔未幾禄山反

里人呼坊門為宰相宋務光神

龍元年大水上書令霖雨即閉坊門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 先德望後文藝 李甘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丞宰相朝廷諱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 俾對別殿母拜 白敏中懿宗立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殿毋拜 沉厚有謀能斷大事 張東之姚崇為靈武軍使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東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不能當美罰惡 魏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當美罰惡譽望大減 宿中書十四夕 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

總兵扈帝事走宿中

其治委碎

韋巨源同鳳閣鸞臺平書省十四日乃休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不少蹋雖收其利然下多怨

姚崇十事

姚崇從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元宗講武新豐家召崇崇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任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請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王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貴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爭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帝賦三傑詩宋璟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務清政刑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本傳贊

燮和陰陽蘇瓌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實不稱職不敢燒尾

相得

歡甚蘇頲帝曰陸象先殁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
食自頲始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宋璟同
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
未及或少屈頲輙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
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瓌頲再世稱
賢宰相盛矣本贊伴食宰相盧懷慎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
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
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峻涯撿抑犇競李元紘拜中書侍郎
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紘當國
務峻涯撿抑犇競誇進者憚之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
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宋璟常歎曰李公引宋遥
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
以加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韓休侍中裴光庭卒帝敕
之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

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敷陳治道多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

許直 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猶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輙至帝嘗引鑑黙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自戚戚而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善傳奏敏於裁遣 張嘉正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邱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閲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献遂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

簡黙自處 張洪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有令問人以為

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

居中未嘗廷議可否

源乾曜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脫節唯唯聯署務為寬平敦大故鮮咎悔姜皎為嘉貞所排訖不申救君子譏焉

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

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忮洪靖窮於權惜哉本贊

位望最舊

李峴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撿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

撤政事堂榻

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

爭權不協

李適之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險姦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

帝嘉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滿

適之盧杞姦邪李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初帝起不親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

當軸秉權無所撓李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器雄遠當軸秉權無所撓古之

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李石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

帝喟然歎曰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

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聖賢猶有優劣陛下春秋

少非起人間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即十年盛德

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升平之期猶不爲晚宰相左右天子教化李石是時宰相吏卒因内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力士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石用韓益判度支案因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宰相所用彊蔽其過此其私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盜射宰相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

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絶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詖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財稱職號賢宰相

胥吏為宰相牛仙客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相謹身無它與時沉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庋不敢用百司咨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晉

蓋恚言也

神用警敏應對如響宇文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

委宰相以簡賢任能 郭子儀奏願陛下委宰相以簡賢任能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史

調和陰陽安黎庶 郭承嘏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閲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

機務一一與參決 房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帝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箝索邊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一與參決諸將相莫敢望

片言寤主而取宰相 唐名儒多言房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寤主而取宰相必有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于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贊

張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 居身廉不殖貲産善待士

性簡重議論有體在位雖淺天下之人推為舊德

主相造命李泌帝嘗言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宰相對小延英自苗晉卿始苗晉卿傳

秉政出入七年晉卿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保安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故比漢胡廣

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裴冕大厯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搆海内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易制

吕諲輔政功名不及治賛本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賛謝

制下士相賀於朝楊綰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下士相賀於朝

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

未踰年除吏幾八百貟　崔祐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填委故官貟繆忝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常衮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貟莫不諧允

願以無逸為元龜　崔植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

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致治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得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舊德 柳渾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斥堂吏相府肅然 韋處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堂吏湯鉢數招權納財賄處厚笑曰此半滑涣也斥出之相府肅然

裴度元勳舊德實易直長厚忠實 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

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
宜先罷即趍下頓首趍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
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複數百言又言裴
擠忠良進貪
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横議者

猥
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
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内劫婦言
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忠良進貪
曲
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唐列傳七十

意附離
王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知政事時元載專
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
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
載之惡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
以單議

悟天子
楊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為
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
國多變祐甫之政減薄
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
盧陰為憾
會盧杞以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炎中書侍郎司秉政杞無術學貌么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為憾惟樹親黨多所詗察竇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他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詗察四方旻之申其族子也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人得敘進官無留材李吉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敘進官無留材傳七十一易方鎮三十六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六年裴垍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

甫疾吏貪廣乃奏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帝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同上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劒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同上不可相天子李磎乾寧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磎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磎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欵其第為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朝廷羽儀李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

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信
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絶傳七十五
常衮與楊綰同
輔政綰長厚通可而衮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内重綰顯
任之禮遇信愛衮弗及也
每所奏罷賜内厨食故事日出内厨食賜宰相衮奏罷
恨忌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
塞政事堂北門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
咨逮政事至衮乃塞之以示尊大謂之
黯伯窒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
不用故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之辨
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寛刑罰趙璟與陸贄同
輔政贄於裁決
少所讓初贄約共執退裴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
變璟不為助遂罷贄乃始當國璟精治道常以國本在
選賢節用薄賦斂寛刑罰懇懇為天
獻審官六議一議
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
相臣

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為不可得

帝謂崔造敢言為能立事

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崔造敢言為能立事造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乾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

諫避狄

齊映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譏不肯事可否一顓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冦闗輔震騷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洶洶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辛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為感悟

居中治身循瀘無它過

盧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璟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瀘無它過

盲宰相

闗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李元平游播門下能佞言誕計以

功名自喜播謂宰相材數請帝用之李希烈叛帝召拜汝州別駕知州事募工築郛浚湟希烈使人應募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耳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唐列傳

循謹無所駮異 董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駮異參欲以其弟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皇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為禮部尚書

奏減堂餐錢 張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餐錢及百官廩奉三分之一以佐用度傳七十六

眷禮異他相 武元衡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異他相

帝稱長者

盜賊殺武元衡

八年召還秉政李絳數爭事上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詆訴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

言骨鯁真宰相

李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嘗盛賛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云云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送酴醾酒

帝問開元天寶治

帝又問元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揔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

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縱時王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以清節進 宋申錫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財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閔

坐宰相餘忿 鮑防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擿其僕及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防吒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忿耶傳八十四

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 陸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

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云云

唐列傳　勤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竇德元進檢校左相勤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邱德元不能對）

許敬宗具居宰相積十五年（房元齡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道其然

寵隆極界　言儲嫡事（魏謩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表辭位立不早以正人傅導之非所以存）

副二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輔政白發

其端朝　名臣孫有祖風（魏謩為宰相議事天子前他相議歸重或委抑規諷惟謩讜切無所回）

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讒罷之　諫獵溫泉（薛元超遷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起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
可

諫脩洛陽宮

臧冑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帝將脩復洛陽宮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強夫富室悉為兵九戍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棄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資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瀆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帝覽奏罷役

一德無二

韓瑗褚遂良貶潭州都督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罹寒暑其責塞矣願寛無辜以順眾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帝愈不聽斥瑗固

爭武后攝政 李義琰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得寢不

廣居宇 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任為丞尉且崇第舍凡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久腐乃棄之

斥滑渙 鄭餘慶主書滑渙與官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待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賫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絪秉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喚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渙贓敗

病進士浮夸 鄭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能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且設是科二百年詎可易乃

止列傳九十

中人不避宰相 鄭朗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耶即斥敬寔

諫幸東都 裴度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糧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不治假歲月重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安用往耶

淳德有常 賈耽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慍時謂淳德有常者列傳九十一

入對及開元天寶事 崔羣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

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列傳九十

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分

羣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羣以是諷帝

宰相乃天下選

憲宗銳于立功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勝任哉贊唐列傳

好醜必言

李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于人者和于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傳九十四

器局峻整

裴垍器局峻整

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

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 杜黃裳劉闢反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惟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

推言王者之道 杜黃裳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已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餐太宗笑之孔子稱帝舜恭已正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刓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赫然號中興自杜黃裳啓之 杜黃裳憲宗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

興自杜黄裳啓之

宣宗擇相 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内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景讓愧赧不能平列傳一百二

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先白臺 李德裕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趣出遂無輒至閤者列傳一百五

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 同上

政去宰相則不治 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晩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

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

政在中書誠治本

李德裕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天下事皆先平章

李珏杜悰領度支帝欲拜戶部尚書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馬用彼相哉列傳一百七

擇一令日

劉瑑後請間帝視案上歷謂瑑為朕擇一令日瑑跪曰其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崔謹由議帝前謹由請甄別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謹由不得對

歇後鄭五

鄭綮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

昭宗意其有所緼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遜不聽唐列傳

宰相兼治錢穀 李德裕時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貞觀中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摠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表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絶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

言從計行王室幾中興 德裕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史

午漏下還第休沐 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

裕在位雖遷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

陳夷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慰勞起之

用忠良久益治

陳夷行帝常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傳一百六

謙靜免禍

楊涉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凌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勢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靜終免于禍列傳一百九

動天下路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凡八歳於是王政粃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巳乃通賄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智慮周密 王鐸僖宗時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跋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列傳一百十

練知邊事 唐璿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置屯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晩即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三品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列傳三十六

為時譏訾 始老已踰八十猶倚託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為其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為時譏訾其當國亦無他裨益

尊遇它相莫如 姚崇

元宗立賔禮大臣故老推尊遇崇每見便殿輒為先天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列傳四十九

末宰相至十七人 姚崇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

其奏議有宰相體 張延賞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為任職唐列傳

堂封自源乾曜始 源乾曜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

建上宰 李泌贊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拔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

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録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也傳六十四無

經國才崔植贊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縱虎狼馬一

日而亡地數千里為詭謀繆筭舒元輿同中書門下平天下笑列傳六十七章事詭謀繆筭日與訓

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髙

秩列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為之任圜是秋聳說豆盧一百四革罷相圜與安重誨

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爾宰相端方

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宰相重器他日明宗問誰可相可也重誨以為然五代史二十八

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没字碑

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器卿等更自詳審同上

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同上

宦官伶人不欲張憲在朝廷張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張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回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五代史

朝廷大事皆出逢吉蘇逢吉高祖建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

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五代史三十

粥飯僧

李愚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其心也五代史五十四

三司吏聞罷朐相皆相賀

劉朐馮道與朐為姻家而同為相馮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朐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朐性少容怒而愚特剛介遂相詬詆相府史吏惡此二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劉朐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朐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五代史五十五

琉璃瓶

盧文紀廢帝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不開

馬允孫臨

事多不能決當時號曰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在相位

齪齪無所為

姚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顗為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齪齪無所為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

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愈進學解

變贊之崇名

以變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劉禹錫代讓平章事表

金鉉重名

銀青貴服同上讓平章表

虞舜享濬哲之名周厲嬰顛覆之禍

陸宣公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父聚檎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

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

故韓信以丞相繫魏樊噲以相國伐燕克成茂功抑有前典元

達平章事制以平章事為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房喬始也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為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房喬始也出南部新書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登相位以至于終同上直主政事筆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一潭潭府中居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韓愈詩鼎軸老滎公鼎軸老京幹力健倔韓文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為章相讓官表同上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止于頔元弼許景先鼎

司元侯劉晏釋筆硯以操化權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釋筆硯以操化權者十八九劉禹錫李公集序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劉禹錫韋處厚集序韋承慶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創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艎若亟毀而敗則是庇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臣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而遽畀人哉書聞不報小縉紳賴以為彊李石器雄遠嘗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注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悉縮不得對氣益奪縉紳賴以為彊縱諸子關通貨賂道路目語不

敢議元載縱諸子關通貨賂京師要司及方面近郊作覲榭帳帟什器不從而供膏腴別野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嘗獨見帝深戒之𧷤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議

陰禍賊物揚炎以盧杞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嚴郢與炎有隙杞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逐崖州舊史

久雨無妨聖政長興三年帝謂馮道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聖政五代史

白孔六帖卷七十